

# 克律特 Krue 小克

## 港譯：花街殺人夜

阿倫·J·柏古拉的女性形象給人可尋。從他的前作「三月情花開」裏，那個不育的杜鵑，還使人未曾忘卻的豪氣，一個表現自主的女孩子。珍芳達在這張「花街殺人王」裏比「三」片的賴莎明妮莉就更加長成，最低限度在年齡方面進入一個成年的階段。從另一個層面，柏克拉輕易地繼續表達他的女性觀，這次他選擇的對象是一個應召女郎。

珍芳達這個角色的出現，同樣可以在別些類型電影上安排的。顯然「花街殺人王」的櫃子只是櫃子，古律特（片子原名）竭力調查友人的失蹤事件所牽出來的事情本來就是一個任何地方都發生着的故事。所以，珍芳達才是柏克拉要說的真意，當然這也是一個在任何地方都有的人。為什麼她會走上這條路呢？看她她和女心理分析醫生談感覺的幾場戲總安排得很自然而且重要。從她的訴說

，我們明瞭她的經歷，我們知道一個風塵女子內心的感受，我們知道她突然從麻木中得到愛情如焚，我們也知道她產生了內心的衝突……。

性的解放的出發，在今天，舊有的傳統道德觀念的世界完全被推翻嗎？女孩子的豪氣自主和主動，說話常夾雜粗言穢語是外表的行徑，在她們的心裏，那場來去不定的暴風雨是如何的呢？珍芳達一再搖電話去當應召，主要不是為錢是可見的，她說她一點也不像客人般的緊張，她知道一切，她支配和控制一切，她說這一切都像演戲，一種完全的自我表現（因為屢次投考當演員不成功的緣故這麼簡單？）的行為；每次她不會感覺什麼，她不明白為什麼不能停止這樣而一再的去演戲。

這卻不可以說是「玩耍」的遊戲。她知道世界上很多人需要她，她只給予援手，看她與老裁縫的那組戲，她說，他連碰也沒有碰她一下，但對於一生都當裁縫的老人而言，已經足夠了。再看看片末她聽一卷錄音聲帶——自己遭人虐待——時所流出來的淚吧

，每個人都該能感受到她內心的淒酸來。她也是一個有憐憫心的人。

很多情形，在她來說又是那麼身不由主的，就像一個吸毒者一樣的不能自己支配自己。即使愛情的出現，她一樣是身不由主的（雖然事情出於她的主動）。

也許最後平靜下來的選擇——一個人與另一個人在一起生活——於是她是適當的，沒有人可以判斷她的行為，除了願意真正的去瞭解。她對女心理分析醫生說，古律特完全不理會她的過去，而且令她感到麻木之外的情感真的發生了。最重要還是她真正相信是這樣。

柏古拉處理場景別有一手，燈光的控制給人有劇場上的陰森感覺，描繪時每喜歡由特寫或中鏡拉後至一個靜靜的遠景。逆光的取用製造特殊表現力。片裏最失敗的人物基保（古律特的上司）的安排是高高在上的，可惜產生的懸疑唬不了人。片末當珍身陷險地之前從屋內步出街道，出現了透殯的鏡頭，這不能說是柏古拉的細心，反而顯得份外的做作。